

PAW I U O O  
 C I E U I U O I I

獲取裏火礮

榮存圖

書藏第標芳	
類別	1
號數	1-23
廿七年十二月十日	

光  
 國高  
 博自  
 權  
 城  
 廿七年  
 十一月十日

W O I J A N N  
 W O I J A N N

書叢社報日中陣  
獲取裏火礮

幀裝慧張 編泉印陸

行印月九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 內容包涵：

碰着了冷硬的壁（代序） 林英強

## 壹

櫻井・岡本・板垣師  
團長衛兵・三賴・烏  
衣一郎日記。

## 貳

山田兼次・山下松次  
郎・櫻井一郎・宮浦  
晃・英武玖夫書簡。

## 叁

珍子・吉田秋枝・夏  
子・美銀子家訊。

# 代序

碰着了冷硬的壁

林英強

——從敵兵的書簡日記中觀察日本的敗滅

我敵的戰爭，現在是到了最緊張的時期，中國能被日本所征服嗎？那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這次的衝突，日本軍閥當初的莽撞的氣焰，確實驚人，但自經過了長期的試驗，却碰着了冷硬的壁，也就知道過去是不該大看輕了中國。他們的木次一郎曾這樣說：我們常笑敵國的精神萎靡，認為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可是，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全國都充滿了緊張的空氣，每個人都表現着振作的精神，所謂萎靡景象，已經蕩除殆盡了。反觀我們呢，悲觀心理正在咬噬我們的神經，道德精神愈漸走上墮落的途徑。如果人們還不覺悟，日本將來的命運，真不敢樂觀的估計了。經過了木次的一筆，把日本的危難已完全道盡。

中國無論如何決不會被日本征服的，以中國的團結，的進步，日本早失了存滅的機會，今日無論是軍隊，是民衆，都提高了戰鬥的力量，給了敵人以莫大的重創

，軍事策畧的失敗，敵人的熱烈期望亦隨之沉落，因此可知勝利却不能全



力。  
在表面上，日本的機械物力，算遠勝我們，照理，是很穩定的把握。但是日本的士兵，許多都不知道爲什麼要來中國打仗，有了這種心理的影響，他們是沒有了戰鬥意味，獲得勝利真遙遙無期。

敵兵的苦惱，就是日本最後敗滅的原因，單在北戰場，從敵兵身上檢獲的書簡日記裏面，我們看得到他們和他們的家屬對此次戰爭的怨憤，及對日本軍閥的不信任。櫻井的日記寫着：

「究竟中國和我們帝國有偌大的仇恨？其實中國也不並像軍部所說的那麼容易征服；一二八的時候，在上海只同中國的十九路軍衝突，我們便發動了十幾萬皇軍，還沒佔到什麼便宜，這次要征服中國，又調動了百多萬皇軍，——成年人調得精光了，現在又征調我們這批青年的學生，這可證明他並不容易征服。我並不知道軍部爲什麼要怎樣幹，要這樣欺騙我們人民，要把我們人民的生命拿去同中國人民賂

翰章？」

「我相信，我們這三千新兵中，沒有一個滿意這次出征，雖願意把這寶貴的生命，斷送在中國軍隊手裡呢？」

珍子致文畸三太郎的信說：

「我們倆從前形影不離，成天的度着快樂的日子，萬不料那可惡的軍閥起了橫心，想徵服中國，動了百萬的大兵到中國去打仗，那些可憐的兵，做了軍閥的爪牙，去打我們友邦，可是都死在中國的炮火之下。萬惡的軍閥大怒惱起來，將全國人民動員，你也被徵，穿着那破陋的軍服，肩着沉重的槍出發，我看見你走時憂愁的臉，背着你哭泣起來。」

日本對於這次戰鬥受很多損害，就是由於士兵民衆的戰意十分冷淡，兼且對於中國軍隊的忠勇，和游擊隊的襲擊，表示相當的恐懼。

敵隊長由下松次郎的私札：

「××線係由河北通山西的口道，當警備此綫時，隊員官兵無不萬分緊張，因

此間爲山岳地帶，敵游擊隊出沒甚便。故每夜均有局部的夜襲。……後來我的繼任部隊長荒井少佐以下諸人，聞於二十四日亦已戰死。」

櫻井一郎致其母書：

「雖說沒有同中國兵作過戰，不知他們究竟如何兇惡，但是據同他們作過戰的老兵回來說，他們實在不怕死，不管帝國的飛機大砲怎樣厲害，總要殺到我們面前來，母親，這是多麼恐怖的消息，我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啦！」

這一類的例証很不少，可見敵兵充滿着極不愉快的情緒。部隊缺乏，連孩子兵也要踏上火綫，在中國的戰場，斷定他們的收穫是很微的。

再如敵兵有些是非常蠻惡：殘殺，姦淫，不一而足，這是日本所謂的文明麼？誰會相信？

因此我們的軍隊，捉住學生是不讓他生存的，在北平天津不知傷害了若干中國學生的生命，就是這彰德也有幾個斷送了頭顱呢！現在連那年青的，斯文的，留髮的，也不能倖免了。我雖然不願中國學生同我們拚命對敵，但是帝國對待他們的手



段也大毒辣了。他們是中國人，遇到別人爭奪了中國的土地，當然要起來反抗，然而也要有確實的證據，不能就這樣隨便的屠殺，何況愈殺愈增加他們的反感呢？」

（櫻井十一月二十日日記）

「昨天中島小隊長，帶了二十名弟兄到城外各村莊去搜索，下午帶回了五個中年婦女，另外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她們彷彿給捆到了穀場。……那個小姑娘，面貌很清秀，她的眼睛很像我妹妹禾子的眼睛，……假如我親眼見着禾子給人蹂躪，我的心情又是怎樣呢？」（櫻井十一月十五日日記）

最能駭實敵兵無恥的行爲，是一件從敵兵中奪獲的文件關於強姦事件的。那文件是顯然記載着：

「昭和十三年（即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第二兵站憲兵分遣隊小林木之助，關於強姦案致第十二師第二輸送隊山下部隊長少佐的第十三號通報。

強姦者的姓名：山下竹一。

籍貫：福岡縣門司市廣石町二丁目五六三番地。

所屬部隊：第十二師團第二輸送監視隊。

年齡：三十六歲

強姦日期及場所：昭和十三年三月八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在河南新鄉縣城外車站前菜市街一三一號農民周常氏家裡。

強姦性質：以暴力強迫姦污。

強姦方法：強姦人（山下竹一）在被害者周常氏的家裡，用暴力強迫那個女人到寢室裡去，推倒床上，仍舊穿着軍服（僅取下軍刀，軍鞋也未脫）脫下軍褲一半，便跨在那女人的身上，用兩手壓着她的兩手，婦人在大聲痛哭。（據楊秀怡摘譯）

千真萬確的卑劣舉動，這是日本民族的羞恥，那裡還有日本帝國的顏面？那裡還有日本帝國的斯文？

觀察着過去和現在的情勢，日本士兵的無鬥志，無風紀，軍閥在後面策動他們，也不外是儘在財力物力人力上作沒有代價的消耗，又因為對中國作戰的無人道，使國際地位更加孤立，日本不久必定是敗滅。

至於日本敗滅的遲緩，那就視我們的戰鬥力量發揮到如何程度而定。不過，拖延的性質的戰鬥，最容易促侵略陣綫的崩潰。我們中國人或是外國人，誰都堅信日本是必敗無疑。中國軍隊的頑強是特別反映出了抗日民族戰綫的鞏固。」（蘇聯P. 122）這話對中國確有充分的認識。

（空襲下，一九三八，六月，三十日）

# 日記

倭兵櫻井的日記

十月二十日

今天要算是我生命史上最不幸的一天。天氣是這麼陰黯，寒冷，正說明我這年青的生命遭受到極大的險惡了！

離別祖國，拋別父母？也算可悲的事，何況還是到異國的戰場上與別人拚命？在學校裡課本上，在這幾年來的報紙上，常常都見着中國的字句，我不知道爲甚麼要征服牠？究竟中國和我們帝國有偌大的仇恨？其實中國也並不像軍部所說的那麼容易征服；一二八的時候，在上海只同中國的十九路軍衝突，我們便調動了十幾萬「皇軍」，還沒有佔到甚麼便宜。這次要征服中國，又調動了百多萬「皇軍」，成年人徵調得精光了，現在又徵調到我們這批年青的學生，這可證明她並不容易征服。我不知道軍部爲什麼要這樣幹，要這樣欺騙我們人民，要把我們人民的生命拿去同中國賭輸贏？一二八戰爭中賭輸了我爸爸的生命，也賭輸了若干人的爸爸哥哥的生命，現在又輪到我的頭上了。天啊，這是多麼殘酷的事呀！天皇陛下，你爲甚麼要讓軍閥這樣胡幹呢？爲甚麼這樣不愛惜你的人民呢？

午后到了橫濱，山本上士惡狠狠的望着我們說：「你們這些小鬼還不揩乾眼淚，誰殺了你們的爸娘值得這樣傷心？趕快振作起來在廣場上結合，再像這樣哭喪着臉的，緊防聯隊長敲破你們的腦袋！」我們只好整一整服裝，擦一擦眼睛，勉強拖着脚步同他向廣場走去。一會兒聯隊長來了，態度倒是挺和藹的，祇是面孔生得大兇惡，禁不住心裏有些跳動，他說：「孩子們，你們以前是學生，現在是日本大帝國的勇士，天皇陛下要你們去征服中國，你們要勇敢的同中國軍隊作戰，發揚我們太和民族的軍威，你們說呀：『我是勇敢的戰士！』你們說呀：……」他連說了幾次，我們這三千新兵，沒有一個響應，天啊，叫我們怎樣說出口呢？我們實在不勇敢，實在不配當一個戰士。我相信我們這三千新兵中沒有一個滿意這次出征，誰願意把這寶貴的青年生命，斷送在中國軍隊手裏呢？

十月廿一日

昨夜青雲兵艦離開了橫濱時，甲板上擠滿了我們這些不幸的人們，各人的眼睛都在尋找自己的家鄉，然而夜色是那樣的昏黑，誰也分辨不出方向。於是在那朦朧的夜色中，告別了我們的祖國！

昨夜沒有睡着覺，媽媽那含淚送別的眼睛，三郎和井子那依依不捨的情形，老

在眼前顯現，這一幕活生生的人間悲劇，不知甚麼時候纔會忘掉啊？

今天船在太平洋上盪漾，綠色的海水，映着太陽的金光，景致美麗極了。如果在平時，我們這一羣活潑的孩子不知如何的高興。可是今天誰也不說話，誰也沒有喜歡的表情，就是我同學中最愛調皮的英木山夫，也愁苦着臉，彷彿有什麼危險，馬上就會顯現在他的眼前。我不知道我們的活潑天真被誰奪去了？我們的青春喜愛爲甚麼消失得這樣迅速！

晚間山本上士，那個討厭的傢伙，跑到我們艙裡來，裝了一張要笑不笑的臉，找我們吹牛，其實他的笑臉引不起我們的親近，他的惡臉也不會再使我們恐懼。因爲知道了他是一個壞蛋，是一個沒有人性的傢伙，怕也無用，要好也無益的。他見着我們不大理他，於是又板着面孔說：「你們這些小鬼，誰吃了你們的心肝？天皇陛下愛惜你們，纔把你們征調到中國去打仗，天皇陛下要你們去死，便是無上的恩寵。祇要你們多殺死幾個中國兵，你們的父母妻子都要沾恩。聽到沒有？你們這些小鬼！」誰也不會理他，誰也不再相信那一套，軍閥要我們死，我們爲什麼便要去死？天皇是一個人，我們也是一個人啦。今天征服中國，明天征服中國，中國究竟關我們有些甚麼仇恨！他們並沒有先來打我們，我們爲什麼偏要去打牠，何況還不

容易征服牠，豈不是自願送死嗎？

十月廿七日

到瀋陽已經三天了。日程雖然很短，但是在我猶如度過了三月三年！這兒的天氣特別的冷，於是我想到了家鄉的溫度，風也特別的侵人，我又紀念着了媽媽的慈愛。還有三郎的伶俐，井子的活潑，都在我的腦海中，織成了思念的網，要想折毀牠，也很不容易呵！

早上因為瞄準姿式不大好看，山本上士又在我腦袋上擊了幾下。並不是怕痛，實在由於忍不住那一口氣；我恨恨的望了他一眼，他竟在我背上重重的擊了兩拳。這是報服嗎？還是正當的教訓呢？這傢伙雖然纔管束了我們幾天，可是同我們便結下了海深一般的仇恨，我想海水是要發哮的，是要發潮的，總有一天要把他淹掉，等着罷！

據說駐在北大營的第二聯隊在午后二時奉到緊急命令一鐘後便開往關內去了。我想一定遇到了中國軍隊的反攻，我們帝國軍隊不能支持。不然為什麼這樣緊急呢？這個消息很使我不安，就是我們這三千弟兄沒有一個不表示憂慮的：第二聯隊，調到中國來不到兩個月，他們都是一批大學生，還沒有作戰的經驗，怎樣能夠同



久經戰陣的中國軍隊對抗呢？假如前方再不能支持的話，也許要把我們這批羔羊牽上戰場了，我很奇怪的是：征調百餘萬大兵，拋妻別母的遠涉重洋，來征服這不容易征服的中國，把我們這成千成萬的年青生命送掉，究竟爲了甚麼呢？豈不是發瘋嗎？天皇陛下，你怎麼這樣不愛惜你的人民呢？

十月廿八日

上午，我們這一聯隊開始練習機關槍，因爲聯隊長親在指揮，一般軍士軍曹，特別出賣氣力，指東說西，表示自己的熱心勤謹。這些傢伙巴結上官，不惜把自己變成一個叭兒狗。對待我們新兵竟忍向泥沼裏踐踏，說來可憐又是可笑。配備零件，足足費了兩個鐘頭，這百餘人中究沒有幾個弄得很熟悉。山本上士氣得咬牙切齒的，低著氣息罵我們：「你這些小鬼，淘氣那麼精靈，學習這種東西便這樣的笨！叫我怎樣回覆呢？」我們一個也沒有理他，仍然遲鈍的搬着箱子。彷彿這是一種最醜惡的玩意，根本也不願意把牠學會一樣，其實丟棄了我們那裡是笨呢？那裏是學不會呢？不過這種殺人的技術，引不起我個人的興趣，我實在不願意當一個屠殺中國人的劊子手呵！

最後聯隊長似乎也看出了我們的怠惰，他那猙獰的面孔上又增添一團氣忿。

「日本大帝國」的面子，簡直辜負了「天皇陛下」的恩寵，連這一點本事都學不會。還能夠跳上戰場嗎？還能夠同中國軍隊作戰嗎？惡辣辣的向我們說「你這些混蛋，你這些不爭氣的太和民族的子孫，簡直，你這些砲灰，不久就要當砲灰……」

好容易收了操。在休息室裡，大家都沉悶的，祇有第二班的那個小傢伙氣忿忿的說了一句：「媽的，我們丟盡了「日本大帝國」的面子，怕日本的命運，還要毀壞在軍閥們的手裏呢？」

心緒很不好，東西也吃不去，我在懷念着我的家鄉，我想今夜會做惡夢的。

十月三十日

今天旅團部，拘捕了兩個中國人，據說是義勇軍的偵探。在國內時常聽說東北義勇軍很兇惡，很大胆。幾個人會敢來摸我們幾十幾百的軍隊。在夜間竟不能安穩的睡覺。我們「皇軍」死在他的手裏實在不少，曾用最大的力量去剿滅，可是殺了一批又一批，越殺越多了，越殺越大胆了。這些傢伙爲甚麼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呢？難道他們是三頭六臂的怪物嗎？我們很多人都受了好奇心的驅使，要求看一看這不愛惜生命的勇士。

他們並沒有三頭六臂，面孔也生得並不難看，我猜想他們一定是假冒的，或者

是我們弄錯了。可是當旅團參謀長，攷問口供時，他倆毫不遲疑的，承認了自己是義勇軍。再問他們爲什麼要幹這玩意，那態度就很強硬了，聲音也就放大了。可惜我們不懂中國語言，不知道說了一些什麼。但是從那態度上，聲調上看來，總是罵我們的話句。結果在參謀長盛怒之下，把他們吊在木架上了。於是兩個軍曹拿着最結實的皮鞭，在那赤果果的身體上抽了幾十下幾百下。頭部流血了，皮膚破裂了，然而他們仍沒有流淚，仍沒有求饒，這時我纔想到中國人的心腸是強硬的，在中國史上曾經見到過英雄豪傑的記載，這兩個傢伙也許就是中國的「英雄豪傑」罷。一會兒把他倆從木架上放了下來，又用涼水灌進鼻孔，直弄得肚皮像一個汽球，喉管像一個水桶。天啊，這那裡還像一個人呢？我沒有再看的勇氣了，也不忍心再看了。人對待人的刑罰應該這樣殘酷嗎？中國軍隊捉住我們日本兵，是否一樣對付呢？天呵，我不敢再往下面推想了！

十一月一日

今天有一樁奇異的情事，展開在我們的眼前，本來這樣的事在國內各學校中，是很平常的。但是在這異國的兵營裏發現，就覺得奇異了，也就太危險了。

原因是今天早上，在毛廁裡，課堂上。都發生了一打倒日本軍閥「反對侵略的

戰爭」——日本兵士不打中國弟兄」這一類標語——這是一種細菌，傳染起來非常迅速：不到一點鐘，全旅團的弟兄都知道了，三島聯隊長弄慌了手足，一邊禁止我們窺看，一邊報告上級官長。空氣馬上變的很嚴肅，情勢變的很緊張，結果旅團長參謀長連串兒的檢查我們書籍又分別考問我們的口供，旁邊放着各種各樣的刑具，彷彿審問死囚一樣，由上午八點直弄到午後三點，我的腿已經站軟了，嘴巴已經說乾了，因為我要分辯，分辯我不會寫，他問我學校裡愛讀什麼書，我只說愛讀自然科學，其實我是讀過幾本社會科學的，他又問我是否信仰共產主義，我趕快說明連「共產主義」四個字，都少接觸過，我很害怕，一說錯，便有殺頭的希望了。

結果我是被宣告無罪，然而却嚇了一身的大汗，本來我不是共產黨，而且也不會寫這樣的標語，但是我却怕他們亂懷疑，亂戴冠，硬挺挺的戴在我的頭上，那就大冤枉了，現在我所想不開的：這標語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寫的？我想不一定吧，因為誰也不願意這次的出征，誰也不滿意軍閥們的行動。

整天的時間，都在恐怖中度過去了，可是直到此刻，仍在檢查那散佈毒菌的人呢？

十一月三日

昨夜要算我生命史上最驚恐的一夜了。那嚴刑拷打下的哀呼，刺痛了我的神經，刺破了我的細胞，我不知道是同情，還是恐怖，祇覺全身戰慄，神志有些昏迷了。每一悲哀的音調傳進了我的耳膜時，前幾天拷打中國義勇軍的那一幕活劇便顯現在我的眼前了！最後我祇好用被頭蒙住耳朵，閉緊眼睛，讓那聲音隔得遠遠的。但是無端的思索，又盤據了我的腦筋；牠使我不住的發問：日本人對待日本人，也應該有這樣的殘酷嗎？究竟發現了誰是寫標語的共產黨呢？本來我不是寫標語的人，也不贊成他那種大胆；但是對付他這種殘酷的手段，我總覺得太過分，太沒有人道了。說句良心話，那標語的意思，是很合理的，我們動員了一二百萬軍隊來搶佔中國的土地，來殺中國的人民，難道不叫侵略嗎？不過我究竟不是共產黨，不願意反對自己的國家，來幫中國說話。

今天才知道被打的，是第三聯隊那個愛說話的永中義一，和那個愛反對山本上士的英武玖夫，可是沒有見着他們被打的像個甚麼樣兒，據說已經運往旅順，預備解回日本了。我知道我們國家的法律，是不會容許他們生存的。不過他們能夠在死之前，還可以見一見自己的父母，倒比死在中國兵的槍尖下，幸運得多了！

因為昨天有那樣不幸的事情發生，今天便受到了更嚴厲的管束，不准我們向家

中寫信，不准我們看報看書，並且還不准我們互相說話，天呵！這是多麼苦悶啦，甚麼時候纔能解除這苦悶的生活，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氣呢？

十一月五日

昨夜辭別「滿洲國」的瀋陽，今天便在中國的天津瞻仰夜色了。我真佩服火車的威力，一日之時光，竟使我度過了兩種國土(?)。

然而我並不因為環境的變遷，事物的新奇，而發生快意的感覺。因為這不是普通的旅行，也不是週遊世界，而是踏上戰場，將與死神握手了。

瀋陽並非我留戀的地方，反之牠倒像一個牢籠，給牠拘留了十五天，奪取了我一半的青春，然而牠究竟接近我的祖國，在那晨光熹微中，還可以遠望我的故鄉東瀛三島，現在「日望家山遠」又覺得瀋陽值得眷戀了。

當火車停在榆關喘息的時候，綠水悠悠的渤海正發出巨聲的咆哮，別人常把睡獅比擬中國，而中國人又說睡獅業已覺醒，難道牠真的覺醒了嗎？這渤海無端的咆哮，難道是象徵着睡獅怒吼嗎？

一會兒，火車發出一聲巨長的悲鳴，蜈蚣一般的身軀，開始向關內蠕動，我不禁想起「入關容易出關難」的故事，全身起了一陣寒慄。於是東顧故鄉，聊藉風聲，

寄托那悲哀的情緒！回想此關原名「山海關」，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可歌可泣的紀載：明朝末年吳三桂鎮守這裏，原是防禦滿人的。不料吳三桂竟勾引滿人進關，從此統制中國二百多年。中國人常常愛罵的「漢奸」，「漢奸」，這位姓吳的也許就是漢奸的祖宗吧。然而漢奸雖為中國人所切齒痛恨，却為我們大日本所喜愛，假如現在多產生幾個吳三桂，那我們便會少費兵力了。

在國內的時候，常聽說天津是中國北方最熱鬧的城市，心裡總是迴旋着遊歷的願望。現在可真的來到了，然而接觸眼睛的不是熱鬧，不是繁華，而是寂寞和悲慘了。那斷瓦殘垣，那頹牆壞壁，那腐臭的屍身，那零星殘缺的白骨，令人祇感覺到淒涼，恐怖。再也不會相信天津的熱鬧繁華了！

十一月七日

早上告別天津，辭別了那淒涼的境域，希望牠不要再現於我的眼前。一會兒到了滄州，不及觀察市區風景，便又讓火車載往石家莊，謝謝天地，時間不早了，今夜可在這兒駐宿了，這種苟延殘喘的心理，今天特別濃烈，原因是死神已在不遠的前面招手呼喚了！

在瀋陽出發前，聯隊長曾告訴我們，開到天津後還有個把月的訓練，可是剛住

一宿又把我們往前綫輸送，這種欺騙方法，實在不能提高我們的戰鬥情緒，反之，祇有增加我們的反感怯懦。

早上還風聞要調我們增援津浦綫，不知爲了什麼，忽然又往平漢線搬運，我們真像一羣豬獠，他們搬來搬去，遲早都是要被屠宰的。

握着津浦，平漢，同蒲三線重心的石家莊，據說在從前也是一個熱鬧的所在。可是目前之荒涼景象，更甚於天津數倍，我真晦氣在這次長足的行程中竟不能見着中國的真實面容！

在街上兜了一個圈子，徒見着關閉了的店舖，封鎖了的住宅，中國人似乎逃得精光了，祇有街頭巷尾，還存留着一部分難民；然而精壯男子一個也不見，徒剩下一些老弱婦孺，那飢餓的形像和那縮手縮足的恐怖情形，却引起了我的同情和憐恤。我不知道這些人民究竟犯了什麼罪惡，纔落到顛沛流離的境地，而受這挨飢受凍的懲罰。

石家莊，不啻一座死城，在這死城裏面活動的魔鬼，便是販賣毒品的日本浪人，和那開設賭場的韓國流氓——這些傢伙，不管牠是怎樣在替帝國出力，然而這種用毒品吸吮別國人民血液的勾當，我總覺得是人類的恥辱。我願意我們帝國趕快把



這些沒有靈魂的魔鬼收藏起來，以免給人類多製造罪惡，以免給帝國的子孫多遺污點！

十一月九日

上午十點鐘的時候，火車便把我們由石家莊運到邯鄲。可是據說前面有好幾段地方的鐵軌和枕木，都被中國游擊隊拔走了，而且路基也給牠破壞得很多，於是我們停止前進，今天也許要在這兒等候了，他們這種截斷後方交通的辦法，確等於釜底抽薪，一則使我們後方的兵力輜重接濟不上，二則前方的軍隊陷入孤立情況中，便容易一鼓殲滅，計策是很毒辣的。假如牠們專用這種戰術，倒要使我們受着很大的威脅，退路就很成問題。

據說平漢綫兩邊，各處佈滿了游擊隊，其數目總在二十萬人以上，牠們都是失掉了家鄉的農民，都是中華民國最忠實的子孫，牠們爲了家鄉被我們侵佔，財產遭受了極大的損失，於是認爲我們同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隨時都在尋找報復的機會，牠們只記取要復仇便不顧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作起戰來很勇敢，所謂「一人拚命萬夫莫當」，並且這些亡命的傢伙，行蹤是很飄忽的，攻擊的時間是沒有一定的；因此竟弄得我們的軍事負責者愁眉苦眼，想不出對付的方法。現在我們已陷入中國

游擊隊的層層包圍中，不敢離開鐵路線一步，正如躲藏在地穴裡的老鼠，遇着了貓的監視。假如貓不懈怠，那老鼠便沒有逃出的機會。想到這裡，真禁不住全身的戰慄，我想日本兵士的命運，將要斷送在日本軍閥的誇大的心理中，狂妄的行動下呢！

午飯後，我剛準備記載今天的聞見，忽然東邊傳來了一陣砲聲，巨烈而清晰，這是到中國後第一次與砲聲接觸，我們這些沒有戰場經驗的新兵，都嚇得手足有些慌亂，恐怖的心情表現在每個人的臉上，有些胆小的竟尋覓逃避的方向了，約一點鐘砲聲漸漸停息，然而心裏還在一上一下的顫動，今夜我是不能放心的睡覺了！

十一月十日

昨夜剛要睡覺的時候，因為中田下士，折毀了中國人民的房子，搬進來很多的柴草，火光熊熊中，全身都感覺着十分的溫暖了，我自從到中國來了以後，從沒有像這一夜痛快，一則白天聽到了那有趣味的故事，很值得回味，二者溫暖的空氣驅逐了我心裡的寂寞寒冷，於是我脫去了衣服，預備好好的睡一夜覺，爾時也希望做一個很好的夢，在那好的夢境中尋求甜蜜，尋求安慰，然而不幸的是剛要閉眼的時候，人聲馬蹄聲，由遠而近，由近而又遠了，當時心裏不住的跳，全身不住的抖，

下意識的覺得中國游擊隊來偷摸了，我們這一般弟兄，都不約而同的穿上衣服，但是因為沒有得着命令，又不敢竟然跑出屋子，一會兒又聽得汽車聲，微微夾着呻吟，車上的電光在窗邊一閃便又過去了，弄得心裡又是懷疑又是恐懼，然而我已知道不是游擊隊來偷摸，也不是行軍，祇好穿着衣服坐在舖上，以移沒有什麼動靜，不久我便模模糊糊的睡着了，這真是尋好夢夢難成啊！

今早起床後，我才知道昨夜的呻吟便是我們負了傷的「臭軍」的臨終禱告，他們是在大名給游擊隊打了的，據說死傷共有三十多名，其所以要在夜間運走，以免我們看見那斷手裂足血跡糊糊的慘狀，發生恐怖的膽怯，其實這種辦法，不管能否完成他們的想像，但是對於負了傷的兵士却大殘酷了，他們是前天負的傷，昨夜纔開始運走，等到運到天津時，傷口早已發炎了，在他們那自以為聰明的愚笨策畧下，不知要枉送若干日本兵士的性命啊！

十一月廿日

彭德也可算是最前綫，我們開到這兒業已六天了。可喜近幾日來平靜無事，我們享受了暫時的平安生活，這兒原駐有千餘「臭軍」數十名浪人，還有三十多位傳播帝國文化的皮肉生涯者，這些沒有靈魂的豔屍，同那浪人魚氓恰是難兄難妹，凡是

有人類的地方都有他們的腳跡，他們的污穢和他們豔軼，佈滿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弄得外人常罵，我們帝國爲「流氓國」「賣淫國」最刻薄的是說「盜竊詐騙是日本的正當國庫收入」「出賣皮肉是日本人的國際對外貿易」這種譏諷雖令人氣憤，但是帝國的兒女，自己也太不爭氣了。太不尊重國家的體面了；然而這能單怪牠們嗎？我想我們的政府應該負責了！

彰德這個地方，在前似乎還不很壞，單是車站附近的麵粉廠，棉花廠，煤炭公司，便有好幾十家，可惜現在都已關門了，經營的人早已逃走了，在城裡還有幾所學校，我們所駐的地方，便是省立第十一中學的校址，我真愛慕這個地方，我見着那課堂便想起了在國內讀書時的情景，走到操場便記起了與同學們遊戲時的快樂，這兒的一景一物，都可以引起我的好感，都可以使我流戀。我很想在這學校裡參觀中國學生是怎樣的上課，是怎樣的遊戲。然而這種幻想，怎能實現呢？現在這彰德城裡的學生，全部都逃跑了，因爲我們帝國軍隊對於中國學生絲毫也不能寬容啊！據說他們平素便有濃厚的抗日思想和激烈的抗日行動，戰爭發生後他們又領導農人工人組織抗日團體，實地參加游擊隊，因此我們軍隊，捉住學生是不讓他生存的，在北平天津不知傷害了若干中國學生的性命，就是這彰德也有幾個斷送了頭顱呢！

現在連那年青的，斯文的，留髮的，也不能倖免了。我雖然不願意中國學生同我們拚命對敵，但是帝國對待他們的手段太毒辣了。他們是中國人，遇到了別人爭奪了中國的土地，當然要起來反抗。縱然爲了帝國的利益，不能容許他們的反抗，然而也要有確實的證據，不能就這樣隨便的屠殺，何況愈殺愈增加他們的反感呢？

我是學生，現在的外形雖然成了武裝的兵士，然而胸膛裏却仍然懷着一顆天真的心。我每天每時望着了這毀壞了的學校，就連想到因爲我們帝國在進攻，而使這兒的學生失了學，流奔他鄉，心裏湧着無限的同情，無限的悲意，但是再一轉想到我們帝國的學生幾乎完全失了學，並且還把生命送往異國，又覺得自己纔最值得同情和可憐了！

十二月五日

來永年城已經十天了。每天勤務很多，心情又十分惡劣，我的日記也就中斷了。但是日記等於我的生命史，我願意在這史頁上多留下一些青春的痕跡，以作將來的回憶，祇要生命還在延長，我的日記也得繼續了。

由彰德出發的前一天，我們新兵第十聯隊完全給分散，補充在別的各隊各班了，在國內征集的三千學生，自瀋陽到彰德，沿途分散調遣補充，現在大都天各一方

，消息隔絕，令人不禁常生滄桑之感！可喜我還沒有走上真正的戰場，至今還健在人間，但是自調入第五聯隊後，每日所感所受也就太痛苦了，這兒沒有一個相熟的朋友，弟兄中大半都是老兵。他們那種油滑的言談和粗野的動作，把我隔離得很遠，雖然我們每天仍在一塊兒吃飯，一塊兒睡覺，人生最痛苦的事，便是生活上的孤獨，現在我好似一個人在沙漠中摸索了。

永年這個偏僻的小城，人口原就不多，「皇軍」佔據後，人民大都逃走了，沒有逃走的壯丁和婦女，又給我們的軍隊歷次帶到別處，現在所剩下的祇有那衣服襤褸，面容枯槁的老弱殘廢了，我們這一聯隊開到後，曾經關着城門搜查了四天，結果祇找着幾個白髮龍鍾的老婦，在失望而憤怒下那幾個微弱者，也不能逃脫惡運了。昨天中島小隊長，帶了二十名弟兄到城外各村莊去搜索，下午帶回了五個中年婦人，另外一個還是十四五歲的姑娘，她們彷彿給捆到了殺場，恐怖悲慘表現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淚珠淌在胸襟上，聲音已經哭得嘶啞了！但是誰也可憐她們？誰能饒恕她們呢？那個小姑娘，面貌很清秀，她的眼睛很像我妹妹禾子的眼睛，由她那悲哀的表情，使我連想到依依惜別的禾子，我愛我的妹妹，對於這位小姑娘也就發生憐恤的同情了。

昨夜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覺，一時想到禾子，媽媽，三郎轉眼又想到那位小姑娘，假如我親眼見着禾子給人蹂躪，我的心情又是怎樣呢！

今早下了崗，我便乘着閒空給家裏寫信，但是心緒十分紊亂，不知道應該寫些什麼？究竟說我在異國很快樂嗎，不是痛快呢：結果胡亂的寫成了，可是這兒不通郵，不知何時纔得寄發啊！

倭班長岡本的日記

九月八日

天氣很涼快，不但涼快，還有些秋天的寒意。我在戰壕裏伏了很久，中國軍的砲火很響，我有點兒胆怯，不瞞說，實在不敢跑出來。好在上峯沒有衝鋒的命令，倒也舒服了不少。在戰場裡，我看着林子的照片，我正想念她呢。

九月十一日

今天我們的飛機在上海租界上去轟炸，聽說轟炸了北四川路的某影戲院。在戰場上，我們用大砲打敵軍陣地，他們也還擊，一顆砲彈，落在我戰壕邊，我怕得一跳。

九月十三日

上海戰爭已有一月了，我們死了不少弟兄，林次郎和烏克次陣亡了，我深信我大概不會死，因為我沒有強姦過中國老太太，聽說強姦老太太，是件罪惡，天會罰你去送掉性命。我只玩過中國小姑娘，沒關係，年輕女人是應該玩玩的。

九月十六日



？我拿出林子的信來，我細細的看，眼淚掉下信紙上了，多麼可憐呢！

明天我們要衝鋒了，我心裡很怕，夜裡我正想着家，我爲什麼要來中國作戰呢

倭板垣師團長衛兵日記

八月十七日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到天津車站，早餐，下午一時自天津出發。

被日本空軍轟炸下的天津車站，說明着他悲慘的遭遇，有像麵條是彎曲着的路軌，有炸為微塵的貨車的殘骸，下午六時到落岱堡車站。

車站是蜂巢似的把皇軍奮戰的樣子活生生的耀在眼前，有鐵道三聯隊工兵上等兵二名戰死的墓標，下午九時半自該站出發。

八月十八日

上午三時到豐台車站，早餐，八時出發，九時在西直門車站。

萬里長城，（北平城壁之誤會——譯者）蜿蜒在右面，天津以西北的各站，一個個中國的車務人員也沒有，列車由我們的鐵道隊運轉着，下午六時到昌平車站，整整一星期間，長長的火車旅行，在貨車裡，是夠受的了，一星期以來沒有踏到土地上，這一下兩腳踏在砂地不知怎的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樂。

八月十九日

行軍，到昌平師團本部，上午十時到達，本日休養。

來到他國纔能夠幹的徵發午飯也不吃，出去徵發了十二隻雞，一貫（每貫約當中國六斤四兩——譯者）葱，兩貫芋芎拿了回來，下午二時後，汲水的殺雞的削芋芎的，大爲熱鬧，真是軍人的樂事。

三時半，眼着鮮美的晚飯也吃罷了，跳進本部後面的小河裏，把一星期沒洗澡的體垢括洗下來，落下去的像碎紙那樣多，連自己也吃驚了，洗完浴，大家都精神氣爽，高高大大的男子，除便的衣着，在寬寬的河邊開運動會似的吵鬧，那樣子真像小孩兒，從河邊走上去，仔細一看，中國人和驢馬的屍體，有五六具倒在那裏。

八月二十日

衛兵值班，交代組。

八月二十一日

上午六時衛兵下班。

爲輸送現金五六萬丹到北平橫濱正金銀行，因歸途火車不便，在北平守備隊寄宿一晚。

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八時由北平守備隊出發，九時至西直門車站，等候出南口方面的火車等了八個鐘頭還沒有車，便回來，到宋哲元廿九軍兵營（上月爲我軍佔領，現駐有守備隊一中隊）寄宿一宵。

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八時，由二十九軍兵營出發，下午一時到南口車站，下午四時衛兵值班，衆議院議員肥田琢司，古田喜三太氏二名，以代表資格來慰問派遣來華北的軍隊。

八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一時五十分，師團長乘飛機赴戰綫視察我隨乘汽車護衛到南口臨時飛機場，下午零時四十分歸來，下午四時衛兵下班。

八月二十五日

下午四時衛兵上班，

被夕陽照着的華北諸峯，在半山間輕輕地罩着一層，柳絮似的晚霞，屹然地兀立在碧空中，那時習習的涼風從山邊吹到野營地來，整天喘息於暑熱中的幾百千將士將爲之蘇甦過來吧！

八月二十六日

爲了司令部將於明日前進，下午八時乘汽車出發偵察道路，經過路線是由南口經南口鎮八達嶺至懷來，山幅八里有餘的山間，峨峨的峯巒裏，汽車不知是河是路的石道上前進又前進，約三十分鐘，出了臭氣衝鼻的地方，從汽車里燈光下看去，中國兵的屍體不知其數的在轉動着，在這些屍體間，我們八個人，把鐵胃緊緊繫在身上仍然向山中深入，這邊那邊被我軍砲彈炸燬了的敵人的城牆，悲涼地浴着月光，下午九時經南口鎮九時四十分到居庸關，到這裏後因前面已有我們車輛部隊在走，我們的偵察汽車，不能前進，便即刻歸來，回到南口鎮時，不知怎的從右邊山地上大約三十名敗兵似的人，也許是看到我們兵力少，像炒豆子似的一齊向我們射擊過來，我們八人很應戰了一下，三十分後使敵人沈默了那時正十一時過十五分，月亮剛要從敵人陣地上空落下去，大家當時就在那休息，相慶無事，二十分後再沿着壕路回到南口，那時正是十二時三十分，回來一看，戰友們担心着我們安否似的，悄然坐在薄暗的洋燈下，一見我們八人靴聲橐橐的回來，高興得跳起來，趕快拿出啤酒和我們乾杯，啊，我也算拾下了自己的性命！

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八時師團本部由南口出發前進，昨晚偵察道路回來受到敗兵襲擊的南口鎮，今天什麼事也沒有，我們的汽車，因為我們車輛部隊太多，在壞路上十分難走，時行時止，天險的八達嶺，也居然平安通過，下午九時半進懷來城。

我軍將長城線的要害居庸關陷落後，以破竹之勢，繼續進擊，一部乃至越過長城綫左方，而進出於懷來方面，自進攻南口以來兩星期，我軍終在確保長城綫一帶，因此司令部也於本日進出於懷來了。

九月二日

師團長因協議作戰計劃，乘飛機到張家口去，我們護衛長以下十名於上午八時三十分坐汽車由司令部出發赴飛機場，九時四十分到機場，五十分師團長成爲機上的人，嘹亮的爆音中，畫着紅日的飛機向南面飛去不見了。

因爲師團長預定於下午三時回當地，我和大家坐了運貨汽車去徵發葡萄，走到一看，極目一片有的是葡萄，一氣跳進去，兩個中國人打手勢說：「別採它！」左右把個打倒，採啊！採啊！看看盡成紫色，饑涎欲滴，一小時後，徵發了兩三個煤油箱，約十二貫（七十五斤）回來。

今天是葡萄太有效了，晚飯都吃不下去！

九月三日

上午六時衛兵上班步哨組。

九月四日

上午八時衛兵下班，

廣島出發以來在那黑海灘上，那苦悶的貨車裏一週間的生活，以及危險無比的生活，直到現在都是互相幫助的勉勵着的上岡忠夫上等兵，今天害黃胆病入院了。

唉！軍人來到戰地，因私病而入院，即連本人也會感到遺憾的吧！

我幸而從廣島出發以來還沒吃過一次藥，多麼難得的幸福啊！……（妻子啾高興高興吧！）

九月五日

在清新的朝晨的空氣中，還咬着蘋果，還出去散步，上午十一時起，師團司令部前開第五師團戰死者的追悼會，在隆隆然國家之鎮的喇叭聲裏到會的將士，沒有一個不流淚的。

唉！爲國家干城來參加茫茫的華北平野，又可以說是天下三險之一的八達嶺上

的激戰，遺下赫赫的功名，奠定我們邦家的基礎，雖說是名譽的戰死，而死了呢，就成爲小棺裏可憐的白骨了！咳！忠勇的戰友喲！永遠地安眠吧！但拿自己來和這些人一比，想到失去愛子的雙親的心境時，又不禁流下淚來，

九月六日

上午十時衛兵上班，

啊！接到懷戀的妻子寄來的信。



倭兵三賴的日記

九月八日

我這半百之人，自以為中日戰爭，無論如何激烈，決不會叫我出征，不想下午零時三十分，奉到征兵令，立刻感到周身麻木，幾至失去知覺，愛妻及女均呆視着我，良久才對她們說明，頓時我三人抱首痛哭！……

九月九日

夜間在天津西站登車，主要作用在避免敵機轟炸。

九月十日

此後多在後方擔任築城，但見華人和平態度，確較帝國軍民為上，做如我是天皇，一定和支那握手，想無論如何總比侵略所得的利益遠而且大。

九月二十日

隊長田義茂安集合訓話說：華軍近企圖總攻，我們為先發制人計，於明早拂曉總攻；所以本日忙得要命。

九月二十三日

華軍之戰鬥精神，實非預料所及，以致本隊傷亡近百，我真是萬幸，並聽說旅

團部大尉中尉死六人，鄰居小幡原亦在內，自開戰至今，皇軍死亡重大之原因，多係厭戰而喪失戰鬥精神所致。

倭兵烏衣一郎的日記

二十六年七月四日

從哈爾濱到豐台來，已經有三天了，今日的天氣很晴朗，天是蔚藍的，沒有一絲飄蕩着的浮雲，可惜太陽晒得暴烈了，我真不喜歡中國的時候和風景，生活不很習慣。就像這裏的豐台，說來是北寧和平津的交軌處，但誰能料得到這僅僅是個小市鎮呢。自從我們「皇軍」佔居以後，已添築了幾座日本式的房屋，但到底還粉飾不住這廣泛的荒涼！荒涼啊，荒涼的中國！要是咱們日本，那就美麗得多了，我永遠不能忘記那離家的前一晚，盈美的櫻花開遍了各地，我跟妻子在三井町漫步，在淡淡香味的迷漫下，我們是陶醉了。我在懷念着家嗎？不錯，我在懷念着，貞武荒夫隊長時常罵我學生的氣味太重，不成軍人的樣子，其實，我還是不折不扣的學生，說想家是種罪惡嗎？我絕對否認的。

七月六日

今天早晨，我們奉令向西開拔，聽說是到蘆溝橋一帶去的，天氣這樣熱，走得真吃力，頭很暈悶，似乎有生病的模樣，中國的鄉下泥路，崎嶇不平，又很狹小，走起來極不舒服，櫻夫次郎喘着氣，汗像噴泉一般地從皮膚裏流出來，活像一隻狼狽的兔子，引得大家都笑了，走到一個叫做和尚村的時候，櫻夫次郎把過路的一個

中國農夫用皮靴踏了一腳，他沒有反抗，隱着痛向樹林跑去了，打中國人正像打一隻動物一般，沒有什麼關係的。

七月七日

經了一夜的酣睡，精神是恢復過來了，我到底是個青年，在橫濱時，美子很讚美我健全的體格呢。午後，真武荒夫隊長命令我們到宛平城郊去打野外，我非常高興，這次是實彈演習，玖川這傢伙太鹵莽，一開槍便打死了一條牧放着的水牛，隊長沒說什麼，反而望着這條半死的牛，哈哈地笑了一下。我們「皇軍」是多麼「神勇」(?)，從六月二十五日起的大演習，我誰沒有參加，但聽見了不少可歌可頌的故事。有一次，一個七八歲的中國小孩，當場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當然，我們的武器是不讓人的，一輛坦克車駛過去，立即將小孩子壓成肉漿了。你想連小孩子都反對起我們來，這成什麼體統？

我們演習完畢，回營點名的時候，據說我們走失了一個兵，名叫廣水崗，那是一個小矮的人，外國人常侮辱我們，說我們是矮型種，而廣水崗才是典型的矮人。真奇怪，在演習的時候，他明明還在跟隊長談話，聽說他和隊長有什麼親戚關係，隊長特別優待他，這是使我心裏不服的。怎麼現在他突然出走了呢，這些閒事，我不

願多管。我想寫封信到家裡去，寫好信已是睡眠的時候，上牀吧，我希望做一個美麗的夢。

剛上牀不久，一陣緊急集合號把我叫醒了，我們都爬起來，摸不着什麼頭腦。一部份弟兄被派遣到宛平城內去搜查失去的士兵，我被派到大廣場去放步哨，看起來，形勢很緊張的樣子，一夜沒有事，只聽見幾聲寥落的槍聲。

七月八日

清晨，玖川他們來輪流放哨，才知道我們和中國兵發生了小衝突，中國兵居然也敢反抗，這是出人意料的，顯然中國軍隊已漸進步了，從此我不敢再輕看他們。隔了一會，我們三百餘人，奉命進駐蘆溝橋，到了橋東一里路的地方，發現蘆溝橋一帶，有中國兵隊一營駐紮，據一本秘密小冊子上說，中國一營約有四五百人，比較起來，我們的兵力不夠，我們正在擔憂着，後來援兵是陸續來了，但不知總共來了多少。

天已經晚了，我們開了一排槍前進，偶然看見幾個中國兵，他們也沒有開槍，我們順利地到了蘆溝橋，橋是東西方向的，下面是永安河（係永定河之誤——譯者註），水湍急地流着，東頭便是宛平縣城，我們進駐橋的西頭，牠是用石製的，大約有二

丈多闊，欄杆上有無數石獅子，橋是美麗的，我們國裡很少有這樣的石橋，我伏在欄杆邊開了幾槍，沒有回響，不瞞說，我們真不像在打仗而倒很像打野外，甚至有點兒到郊外遊玩的氣味。一到晚上，情勢却突然轉變了，據玖川放步哨回來說，橋西五六里地方的長辛店，駐有二十九軍的吉星文團，已經沿永安河東進了，我們都胆怯的等候着，櫻夫次郎盲目地放了十多槍，說是壯壯胆量。果然，到了晚上，中國也開始還槍了，我們打了幾響大砲，中國兵却並不怕害，用着大刀衝殺過來，弟兄們被殺了不少，櫻夫次郎這鹵莽傢伙，也被殺死了，看着流出血來的尸體，想起他的家，我真想痛哭一下。這次我才明白了中國兵確實很忠勇。

七月九日

今天上午九時，中國的軍隊撤退了，由三百多個保安隊駐防，但我們並沒有撤退，反而用大砲來轟城門，炮火向上冒着，周圍立即成了恐怖的世界。在恐怖的氛氣下，躲在沙袋的旁邊，緊張地放着槍，槍彈放得太多了，槍銃有點兒發熱。我們以為中國保安隊是不會還擊的，但又有四五個警察衝了過來，我沒有防備，雪白的大刀砍了下來，我機警地向左一避，只覺一陣刺骨的疼痛，便倒了下來，不省人事了。

七月十二日

昨天跟前天都沒有記日記，傷勢實在太重了，沒法寫字，也沒法思索，今天覺得好了一些，但仍未能寫字，我便請看護小姐華子代寫這頁日記。

據亞夫醫師說，蘆溝橋的戰事已經停止了，雙方正在進行和平談判，我希望戰事休止了吧，戰爭是太殘酷了，這種戰爭對於我們士兵和人民有什麼好處呢？望着我腿上的創傷，我禁不住要哭起來了。華子真好，她安慰着我。

（何子明譯）

書簡



倭兵山田兼次的書簡

姐姐：

別後想必安好如常，我也很健康。現在我到了交通很不便的地方，接不到國內的信，我的信也許存在一個野戰郵局了。聽說近松到了「滿洲國」，十五日曾接到他的信來，我馬上便有回信去，但是他並沒有寫他太太的居所，所以不能寫信給她，若是她到福岡來的話，請你代我致意。

二月十二三日在井陘曾與敵人作戰，三月十二日我們捉了一個共產黨的秘探，十三日即乘着月光，把他拖到麥田裡，用近松送給我的一把日本刀，噠的一聲將那個人的頭砍下來了。當時我覺得日本刀殺人有一種的快感。現在我們到了黃河於北約十五公里的地方，我仍是汽車隊副，今晚輪到我值夜，所以想到寫信給你，但在這交通不便的地方，不知何日才能寄出。

現在是午夜三時半，外面在下雨，腳很冷，但是沒有一點火，只有一根臘燭。我們每到一處，只住十天或一星期，有時候住在很好的人家，有時也住在土地上。我們雖覺得中國人骯髒，但却要這種人燒茶，也吃中國人的飯，總之戰場情況非筆墨所能形容的。若四月十二三日以前能將這次任務完成，或有凱旋的希望，我是善

簡書的次兼田山兵倭

意的希望那個時候的到來。

三月十九日午前四時弟山田兼次

倭隊長山下松次郎的私札

……口口綫係由河北通山西之口道，當警備此綫時，隊員官兵無不萬分緊張，因此間爲山岳地帶，敵游擊隊出沒甚便，故每夜均有局部的夜襲……如正月十三日上午五時接到敵人大舉襲擊的情報，當即督同隊員整備武裝，而時適明月西落，敵人係乘此黑暗出動，作有計劃之夜襲以破壞口道，打斷電綫桿。遂在各處挖掘壕溝，佔據有利地點，由壕溝打出之輕重機關槍迫擊砲步槍等，彈如雨下……我軍畧有死傷。後來我的繼任部長荒井少佐等以下諸人，聞於二十四日亦已戰死……

山下松次郎三月十八日

(註)這封是倭寇第十二師團第二輸送監隊長的私信，爲我軍在北戰場克復某地的時候所獲，原文甚長，此係摘譯。

倭兵櫻井一郎致其母書

母親，我最親愛的母親：離別你已經三個月了，好容易在今天纔有機會給你寫信！母親，你是知道的：第一次徵兵沒有降臨在我的頭上，第二次徵兵又幸運的逃脫了，我以爲有這一二百萬「皇軍」滿可以打敗支那兵，滿可以發揚我帝國威風，不再徵調我這個年青的！僅僅十六歲的孩子到戰場去了，今年我原可以升入明古屋高中，我是多麼高興呵！愆和弟弟妹妹也是多麼歡喜呵！然而不幸的是十月二十日（這個不幸的日子，我永遠也不會忘掉），來了一個第三的徵調，誰知又偏偏有着我的名字！當我上車時，你那含在眼眶裡不敢流出來的熱淚，以及三郎和井子那哭腫了眼睛的情景，至今還深深的印在我的腦筋裡。我雖沒有流淚，沒有哭出聲來，然而却由於××軍曹惡狠狠的把我提入車箱，實在不敢在他面前流淚呵！

在明古屋出發前，次五郎大尉原允許我們到達瀋陽後，還有三個月的訓練。可是到瀋陽後纔學習兩禮拜的步槍機關槍，前方便傳來了不利的消息——「皇軍」傷亡得太多了，戰線不能支持了，於是我們這批還不熟悉放槍的孩子兵，都調入最前方的戰場了。

現在我們這一聯隊駐在永年城裏，已經十四天了。雖說沒有同中國兵作過戰，

不知他們究竟如何兇惡，但是據同他們作過戰的老兵回來說，他們實在不怕死，不管帝國的飛機大砲怎樣厲害，總要殺到我們面前來，母親，這是多麼恐怖的消息！我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啦！可是你給我的八卦衣，是好好穿在身上的，你給我的符咒，我是緊緊貼在胸前的，但願牠們保我平安，使我回來投在你那溫暖的懷裏。

三郎今年有十四歲了。他那發育很快的身軀是很危險的。我願他的年齡再向後退，身軀再縮小，不然第四次徵兵便要降在他的頭上了！母親呵，現在我沒有別的想法，只想望聯隊長在今或明天這樣告訴我們：「天皇陛下命我們回國了，收拾你們行囊吧！」

櫻井一郎於支那永年城

倭兵宮浦晃致其友人上窪手牘

拜啟：

在嘉興崇德之間，受了華軍的截擊，現在已被送到杭州附近山裡的司令部裡來了，在路上山佩有刺刀的士兵，將我押送了下來，幾乎被億得要死，爲了兩三百元的事，使我簡直太化不來，這都因爲要多掙幾個錢供養父母，使父母歡心，致急不暇擇選了這種事情，到這裡來原爲掙錢孝養父母，即使被殺，亦沒有什麼要不得的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現在總算沒有什麼損傷，當是天地間至孝者。

我的公司在上海寧波路達豐大樓裕通公司，那這還未支過錢，工資是月定百元，另外津貼膳宿洋五十元，有日人烏海在公司裏，公司經理是東鄰秀樹，住外灘惠中旅館，那邊，除薪餉以外，事前雖未講定，大概可送一千元的卹金給我家裡，此外還請到我自己的宿舍裏，把我的零錢拿來清理了，有空的時候，還請寫信到我家裡：「宮崎縣油井港油井郵局宮浦盛。」

這是這裏一個參謀，日本士官學校第四十四期畢業生的優遇，才能把信寄出來。

還有些瑣事請一起告訴家裡，他們有煙給我吸，襪子給我穿，待我親切，這裏

雖無喫酒喝，但是許多菓子倒很甜。

此次事由於自己的大意，致公司大吃其虧，請你們原宥，再會！祝諸位健康。祖母病體如何，煩叩安，但不必寫回信，祈禱他好好地修養，假使你沒有被殺或病死，我祖母處，你無論如何要去一趟的。到現在我還回想到來時海浪的聲響，做人要靠命運，身體異常疲憊，但頭腦還是很清楚，請勿担心，各友好處皆詢候，再會，再會。

宮浦晃四月二十一日

## 倭聯隊長英武致夫致井橋參謀的尺素

井橋參座同學閣下：

在安陽辭別後，將近一度月圓了。因為戰事嚴重，每天都在槍林彈雨中生活，竟沒一點鐘的閒空，可以利用牠來作私人的拜候。這是很罪過的！關於這次在賢孝集的失敗，曾經兩次電告，想蒙過目了。其中詳細情形，還須特別報告，務懇你念及昔年同窗的情誼，替我在旅尊前善為解釋。能夠得到上峯的原諒不深加責罰，我當一生一世感念你的大恩大德了。

平漢線戰事，自×月×日積極發動後，本聯隊在第二日即奉旅座命令由安陽出發，担任鐵路線東邊突擊任務。在旅座的想像，以為這一綫沒有敵方正規軍隊，不會遇到何種堅強抵抗，一聯隊的兵力便夠應用了，同時祇發重砲四門機關槍八架，戰車六輛，其餘各種攻擊與防禦戰具，也較別的各聯隊配備得少。當時旅座對於客觀環境過分樂觀，對於敵方的力量也估計得過分低落，殊不知事有出乎意料之外，竟落得一個慘敗的結果！這全是我的過錯嗎？雖然我也不能辭掉一部分責任！

在安陽出發的那一天早上，我心裏就覺得有些空虛，有些寒凜，彷彿預測到前途有些黯淡。可是並不怪我胆怯，而是由於兵力太少，武器不充分，擔負的任務



又太重大啊！因為我深深的感覺到，我們「皇軍」能夠戰勝華軍的理由，並不能說爲士兵的精神勇敢，而是由於武器優越啊！現在能夠戰勝的前提條件——優越的武器，既不存在，戰勝的把握和自信，自然要遭受精神的破產了。我是一隊的主官，當然在外形上不會表示悲觀的色調，但是士兵的腦筋似乎特別的敏感，沿路咕哩咕哩的互相耳語，彷彿他們已經見着了前面有一羣魔鬼，正打算自己怎樣奔逃一樣。在這兒充分說明了「皇軍」倚賴武器的心理的強烈，這問題還沒有被上方嚴格的注意，我覺得是頂危險的！

最初幾天，還很順利，由安陽一直到萊園集，都沒有遇見一兵一卒的抵抗，所謂游擊隊自然沒有發現，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也跑得無影無蹤了。這時士兵的情緒比較的好，於是我鼓動他們激勵他們說：

「我們「皇軍」是很威風的，中國軍隊見着我們的影子，便會跑掉腿部，假如遇着那不知厲害的要來抵抗，祇要開出兩輛戰車，發幾響重砲，他就要嚇得逃跑的。」

經過幾次鼓勵，兼之又沒有遇着中國軍隊，他們確實表現出了英勇的氣概。於是××日又由萊園集推進，預備一鼓攻克五陵鎮。到了賢孝集，天色業已昏黑，不

得不在這兒駐紮一夜。殊不知當夜剛預備休息的時候，忽然聽着手榴彈爆炸的聲音，中國式的步槍也密如連珠。我方跟即發槍對付，可是一則由於在這黑夜朦朧中，重砲和戰車都失掉了牠的效用。二者本隊都是新兵沒有作戰的經驗，兼之又是被敵人在夜間襲擊更弄得倉皇失措。指揮不靈，於是不得不向鐵路方面退却了！總計重砲全數損失，機關槍四架，戰車四輛，傷亡及被俘士兵共四十三名。在駐紮之前，我曾經督率各隊長及探報，在周圍各村莊偵查，並未發現敵軍及遊擊隊。盤詢當地老百姓。也說附近幾十里都沒有中國武力。臨睡前又復巡查各處崗位，佈置戰車陣地，此次行軍不可謂不勤慎了。假如本隊士兵訓練有素，富有戰陣經驗，絕對能夠抵禦敵人打退敵人的。所以這次的失敗，正確的原因，不外（一）兵力太少，（二）士兵缺乏戰陣經驗。（三）地理情形生疏，（四）進展太速，這是旅座的命令。（五）華方遊擊隊行蹤飄忽，難於偵查防範。

現在本隊暫依五聯隊，駐紮××集，人數武器損失甚多，急需整理補充。本人待罪在此，心裡無限的惶恐，上峯如何處理，務乞私函告我。若能念及舊誼解說一二，感激之情何可言狀。

職弟英武玖夫謹啟×月×日

素尺的譯參橋井致夫玖武英長隊聯倭

# 家訊

珍子致其夫文崎三太郎的信

親愛的

文崎三太郎

我們倆從前形影不離，成天的度着快活的日子，萬不料那可惡的軍閥起了橫心，想征服中國，動了百萬的大兵到中國去打仗。那些可憐的兵，做了軍閥的爪牙，去打我們和平的友邦，可是，都死在中國軍隊的炮火下了。萬惡的軍閥大怒惱起來，將全國的人民動員，你也被征，穿着那破陋的軍服，肩着沉重的槍出發，我看見你走時憂愁的臉，背着你哭泣起來。文崎！我的心是大難過了！

自從你出征以後，家庭裏的快樂，像一隻小鳥隨着你飛去了：於是，跌入了苦悶的氛圍中，我上街買一點東西去，也不敢抬起頭來，一個人是多麼的單調呀。回家的時候，舉起了軟癱的膀子，無力的拍着門，來開門的不是親愛的文崎，我也不能看見你帶着笑臉替我開門了。唉！一顆脆弱的心要粉碎了。

院子裡擺着的小椅子，從前我們倆坐在一塊兒談話看雜誌，多麼的快樂，如今落滿了塵土，我也不高興去拂拭牠。幾棵你手植的花木，彷彿爲了你的出征而悲哀的連花也不開了。文崎！一人去物猶在，多麼令人悲哀，悲哀悵悵呢！

我們的爸爸，年紀已經老了，那花白的鬚髮，兩個月來愁的都變成雪白的了。他成天的憂愁着時時叫着你的名字，因為過於悲哀，一雙老花了的眼睛，連對面立着人的面孔都看不清楚了。在每一頓進餐時，我將菜和飯都擺在小桌子上，向着爸爸說：「爸爸，吃點飯吧！文崎在中國打仗，最近情勢很好，皇軍大勝，不久就可凱旋回來，和你老人家團聚了。吃點飯吧！」「珍子！你不要聽軍閥們的謠言，他們是拿謠言來欺騙人民的……」爸爸低聲的說。

文崎！真是罪過！我用虛偽的語言來欺騙我們的爸爸我明明知道皇軍在上海吃了敗仗，我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也許你已死在中國軍隊的強烈炮火下了！我的眼淚，似泉水般的湧了出來，大傷心了，你仔細的看吧？這裏有你的妻子的淚水的痕跡呢。

我們的右鄰，楠本二郎也出征了，比你晚去一個月，在上海已經陣亡了，他的媽媽，妻子整日的放聲大哭，那悲哀淒慘的聲音，引得我也伏在桌上哭泣起來。天哪！我的文崎你是不是還活着？我默禱着你很平安的歸來！

祝你  
平安

你的珍子寫於長崎

吉田秋枝致其愛人坂本幸太郎的信

我懷念的坂本：

山谷間的林木，已換了綺麗的紅色衣裳，秋深了，依依難忘的離情啊。

惦記着的來信，在十月二十六日午前十一時收到了，……你實在壯，可是別太勉強呀。

我得到你的信，……淚落下來了，我懸念你的身體。

信是在汽車上，黑濛濛的夜裏，燈也沒有，藉着朦朧的光寫給我的，是喲，在信中，有兩滴燭淚凝着呢。哦，你那麼勞苦，想起來，真要流淚，這封信，永遠是回憶的種子啊！

我願一天早一天好，從鄉下來到這村子，對着菩薩禱告。

空閒的時候，請別忘記我，要給我信……在那里也落雪了罷？我想從此慢慢的暖和起來就好了，那種連手也伸不出來的寒冷，我實在掛心，不過因為你是元氣十足的人，就稍為安心。……你也作有趣的浪漫的事體罷……你也會有一天不高興故鄉的女人麼？……空閒的時候，誰，你都想的罷？……但我想有一天能夠和你談

說……想到這，又要流淚了。啊，真想見你。

今夜。從對菩薩禱告歸來，閉着的我。這也是感着慰安的。

哦，冷起來了，你的身體，要多多珍重。

不要太拚命，不要受涼呵。

吃的東西，也要加以留心。

還有，還有很多要寫的，可是今夜就寫到這里，現在是响着十二點了。瀑布的水音，遠遠的聽見呢。寂寞的夜喲。

得你休息吧。

再見

有空的時候，給我信吧，如有照相，也望給我。

我懷念的

坂本幸太郎

吉田秋枝



夏子致其夫君的信

來信收到：

聽說你的身體不好，究竟怎樣了？，這是非常叫人難過的！現在天氣漸漸冷了，想到你的病體我便不能入睡，總之，請你格外留心吧！你的身體不是你一個人的，你應當爲國家，爲哲士，（按即其子）而平安完成你的任務，早日凱旋歸來，我們在新禱着這一天的到來。

東京又有很多人被徵當兵，今年下雨的時候特別多，好天氣甚少，然而在下雨中也不斷的在吹送軍人出發。

甲斐，片岡二人也於十七日被徵加入市川之野戰重砲三輪部隊了，我會到市川去送行。兵隊只有五十人，工場方面有三百人，都是到華北或上海去的。

甲斐先生的送別會我也參加了，甲斐夫人當場哭了起來，甲斐先生一面安慰着她說：「對不起」一面又說這大可笑了，所以當時空氣很淒慘。我非常羨慕甲斐夫人，只要他想得到的，便都能說出來，而且也能做出來。但是我却在別人面前要壓制住自己的心情，任何事也不肯放縱，因此，自己只好吃苦，而成了一個無感情無意志的人。甲斐夫人在甲斐先生入伍之日，趕到市川去住了一夜，她是連一刻的離別之情都愛惜着的。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的兩個朋友已戰死了。佐藤大尉夫人依她丈夫的遺言：「在這世界上若沒有甚麼希望，還是去死吧！」而自殺了。她沒有孩子，所以能死，我是一個有孩子的母親，無論怎樣也只好活下去。

哲士很健壯，已經上學了，請放心吧！總之，請你當心你的身體，我願你早日凱旋歸來！

妻夏子上

# 書藏第標芳

類別

號數

年 月

日  
全歸來。

美銀子致其夫三賴的信

## 美銀子致其夫三賴的信

三賴我愛：

你被徵走後七天，我們的女兒林荷子亦被派赴島街公立醫院充看護，接着她又聽說她的未婚夫事城大郎戰死，所以她每天總是啼哭！起初因有同院華人閒譚，她去醫院倒亦不覺十分難過，不料想皇軍真殘暴極了，就是九月二十日那天，駐屯軍的兵到院內檢查，不知怎的南屋支那全振元一家人全被刺死，我因害怕便搬到醫院附近皇宮電影院傍二十七號去住，但希望你對支那軍人百姓不可這樣兇殘，況且這個戰事是多麼無意義，要求戰勝豈不是幻想嗎？現在我每日到帝國花園神社祈禱你

妻美銀子 九月二十一日

# 8-2	書
742-172	
20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礮 火 裏 取 獲

每冊實價兩角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